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31349/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二 ·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

ISBN 7-5333-0615-5

7.0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四)

〔明〕李伯璵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弘治嘉靖遞修本

.....一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四)

〔明〕李伯璵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刻弘治嘉

靖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翰類選

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提要

文翰類選大成卷一百六十三

晉

江應元一篇魯褒一篇于令叔一篇嵇叔夜一篇

陸士衡一篇

宋

蘇軾三篇

唐

沈休文二篇劉孝標二篇

唐

韓退之二篇柳子厚三篇李文饒六篇權載之一篇

杜牧之一篇獨孤至之一篇楊夔一篇王叔一篇

徐叔一篇牛思黯一篇徐彥伯一篇林簡言一篇

敬則一篇皇甫持正一篇李元賓一篇程安一篇

白樂天一篇

陳越石一篇

宋

朱熹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一百六十三論目錄

論

晉

從戎論

江應元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凶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犯固守疆暴為寇而六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而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無寧日矣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遠播胡越

當是時中國無外也漢建武中馬援鎮西域未討叛羌徙其後漢中居焉河東空地數歲之後其後漢武帝徙武都臣於秦川以御西戎之計今已之其後漢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和士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懷憤怒之情一遇其輒為殲逐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之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讎之際使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處出還隴右若陰平武都之界屬其道路之糧令其有食則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無災就安集之戎習不難並得其時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關山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虐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

郡今為五都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他郡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計句驪徙其種於秦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士殺犬馬肥充則有噬臍況於夷狄能不為憂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使士庶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

錢神論

命世後

錢之為物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閣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怨非錢不報怨讎非錢不解今聞非錢不發洛中朱木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人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晉武帝革命論

于令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率棄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受功業也各因兵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皆與非妹姪者此皆兩失其情請就粗論之夫神仙之說不同見於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

必失以時。其氣之自發非精學所能致也。至於專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倍。天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藥然流離終朝未餐。則胃氣思食而胃子銜衣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思腹內懷般憂。則連旦不眠。則理鬢醺醺發頰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而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備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備性以

胃者。芳腐其骨髓。其怒悖其正氣。其驚其精神。氣決其平粹。夫以嚴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鑿。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其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節。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其悖。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士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衰從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閔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感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陰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誇。以同自。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廢矣。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呖。增而世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顯。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臂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堂。意遠而事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隔時。若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弱。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改忽而不營。非欲而謹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榮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在。神氣以醇白。獨著。雖欲而後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

陸士衡

天

六

雖病股肱猶存愛及永樂平公既矣後世有凡解之士
皇家有土崩之憂府命應化而微王師蹙運而發卒散於陣
民奔于邑城也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
梯之械智伯灌殺之害幾子築室之固燕人濟西之隊軍未
決展而於其美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安救哉夫曹劉
之將非一世所選而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
爭險阻之計然
化豫授任之才異

宦者傳論

范對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
亦使其與卿者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

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關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
內之婦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特以其體非全
體其能者則與卿者無異有功於楚晉景陽賢者庸於秦趙
之其弊也則此乃此所伊矣禍宋漢興仍親太子官中常侍
宦者之有司人以其其選皆銀端左貂金車服者高台稱
制多以其體為大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而時有越談
北宮相主其親錄至於孝武亦受季廷帝帝數宴後庭或
浴將離館政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金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
周之禍損攝帝德為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至永平中始道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作幼弱而實憲兄第專攬權威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
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惡遂分土之
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
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朝臣固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
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老老之
職同藩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來建相之
策以立侯合謀梁冀受鐵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
之天下昇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獲
與於當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
露四百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正不虎南面
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某列於都鄙子弟支門過半於
州國南金和寶冰執纓綬之類珍藏嬌嬖侍兒歌童舞
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黎甌
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
腐身重子以自衛違同弊相率故其徒有繁敗而政之事
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唯毒志士窮棲寇剽紛間搖亂區夏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斧戮同得大者鉤黨
轉相誣染凡稱善者莫不罹被災毒實武何堪其虐乎此
之禍也然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繼至於終與自亡之
極乎雖求紹興行夏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益及自曹騰
說梁冀立立各語魏武因之遂遷龜昌所謂君以此然必以

釣卑事也。板築賦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云為設相非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駁幽天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蓋道末華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云是朝感有職業唯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議文符皆歸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皆為家臣文符衛皆中執族非若隋代分為二塗者也漢世制魏武始基軍中令立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尉止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傳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族周漢之道以智設愚臺

低昂舛耶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兩句之中聲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未讀
歷實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寒雨之章正長朔風
之句並直舉卿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
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親矣公高言妙句音韻天
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世

辨命論

劉孝標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者在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

卷百廿三

十三

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貴窮通之數天關紛
綸莫知其辨仲仕蔽其源子長闡其惑云於鵲冠鸞牖必以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說誰咤異端斯起蕭
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小詳其本嘗試言之
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其毒之心死之豈虞劉之志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溺乎大乎萬寶以之化
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
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
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短之於寸陰長則不

可悉之於箭滿至德未能踰上知所一死是以放勳之世

治衰隆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實其地宣尼絕其種

敗其葉蘭舟耕歌其芳莫叔略海樓之言子與困藏倉

斷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伯只浮屍於江流三

沈骸於湘浦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公倒屣於郎署君

鴻漸鐵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

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兄弟並出一時秀士也瓛則

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善誘服膺德建則志烈秋霜心

貞崑玉必亭高疎不雜風塵昔顧德於衡門並馳譽於天

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養因

斯兩賢以言古則哲之玉質金相英聲未達皆擯斥於當年

超奇才而異用僕草木以共雕與慶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寧衡之與卓犖容

彭之與楊子獨頑之與然妻陽文之與歐治咸得之於自然

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

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

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

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夫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

觀湯武之龍躍謂龍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揖生謂英睿擅奇

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柏之朱紱謂明經拾

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謂

陳其梗槩夫靡顧臚理哆嚙顛頽形之異也朝秀晨榮龜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蔽參綽之辨也同知三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蔽參綽之辨也同知三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蔽參綽之辨也同知三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蔽參綽之辨也同知三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蔽參綽之辨也同知三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蔽參綽之辨也同知三

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時
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
刑豈顧其膚錄星虹振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與王
之微兆發於前期漢汗於後葉若謂驅馳虎奮尺躬入紫
微之中豈實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
之甲歷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
流秦之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礪石與皖琰俱焚嚴
霜夜寒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碎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主父愷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灌泉兄
秦州部設今忽如過隙溢死霜露其為詬耶豈非馬之流乎
及至關東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惡而後先
非而終是特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微四
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里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聞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器象鸞不接翼是使渾紇橫抗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延堅
耕於巖石之下橫謂與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我
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鴟毒以誅殺為道德以暴報為仁義
大風立於青丘鸞幽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
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膺來間電發遂覆洛領五都居
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鼎與三皇競其無黎五帝角其
權落繁熾充初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從違言耳豈非

傾盈縮遽運而汨之以今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貴
賤馬富貴治亂禍福何馬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
此四者人之所行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
習是以素絲無恒黃黃八起鮑魚方蘭入而自變故李路學
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發謀於潘崇成執運之禍而商臣之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縵斯則邪正由於
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
星三徙殷帝自剪千里不雲若使善惡無機未洽斯義且于
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均聖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若使仁而無報矣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
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
急或言命以窮性靈精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微哉則
昭德音丹書不卷周宣祈雨莊壁所繫于史種德不遠功
之高延年殘燭未甚東坡之皓暴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
其流廢興殊其跡湯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孤貉雞犬
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
為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風潤蹈先
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
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惑瑤室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
足憂其慮不充絀於富貴不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仲
遇之文乎

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索所以陳求斷焉可知矣而
瞿公方規之然勒門以爲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
生三孽也從珍義禽獸相若一孽也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
孽也名門義禽獸介所蓋三孽也古人知三孽之爲擾懼五
交之遠尤故王丹威子以積然宋瑛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
百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冠傑早結銀黃風昭民學通文
虎藻方駕曹王蓋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
之好賢見一善則財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共
屑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裘雲合輟輟擊轡坐
客恒滿踴躍其間閭若升闢里之堂入其隙隙銷登龍門之阪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
毋堪若疊跡莫不紛恩狎結綢繆類惠莊之清塵燕羊左之
餘夕及張目東粵歸骸洛浦德帳猶懸門至清源之墳墳未
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
命窮鄉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
寧慕却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
云嶠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奔之長驚獨立
高山之頂歎與鹿同羣轍然絕其秀濁以恥之也誠畏
之也

唐

爭臣論

肅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愈學之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重其
德而善長者幾千人其臣聞而虛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

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復豈
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
凶者也惡得有道之士乎哉在易巽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巽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
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燕之上九若無用之地而致
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驕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充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
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
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愈焉不加喜感於其心聞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謀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
故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文獻通考卷百廿三

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
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
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
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
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狹祿不爲卑且貧章之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
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
名者故雖諫且譏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謏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勸諫斯諫惟我后之德夫
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
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

其行誼權在此傳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
代知朝廷有直言者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
庶幾克之矣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
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臥宰相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
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間之不求用而君用之
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
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仁得其道
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我之死而後已故
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
以賢聖才能豈使自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
之於身也司聞而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
安焉若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
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米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
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
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
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
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
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
不能及已陽子之不得為善人乎哉

顏子不
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
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
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
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
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入焉故惟聖人無過
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
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
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面之為人也不中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知
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其聖人之儒而微者
皆謂不能無生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
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
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接
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莫莫之
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
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
發乎近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
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蓋在是矣謹論

封建論

柳子厚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
初乎吾不得而

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曰封建之明之也
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
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
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
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
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敗必痛
之而後已口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群之分其
爭必大久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之莫於是也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者諸侯之川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
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

文選卷百廿三 二十三

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皆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
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
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
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
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
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
行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觀者歷于宣王夷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安魯侯之嗣陵夷
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
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箕子者有之天下卒無君
焉之心余以為周之衰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
封建之盛後未大不降之故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厥分

千陪臣之邦國終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秦
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據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
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
其貨賄負鋤捷誦成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
叛人而無叛吏人終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今
而並起皆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
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
暇因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
自守矣然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
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獠時起虐害方域者夫不

文選卷百廿三 二十四

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之設固不可
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
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恩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貨事戎犬凡亂國多理國寡
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而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
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
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伐也國人雖弱不
可除也及夫大過不遺然後諸侯之制兵而夷之矣夫
封建之盛後未大不降之故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厥分